

对资本主义普选制的剖析

张义桂

(军事经济学院社科部 湖北 武汉 430035)

【内容摘要】尽管资产阶级把他们的选举制度说成是最能体现“全体人民意志”的“民主橱窗”，但我们透过这个橱窗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普选制度的原则与实质、形式与内容、程序与结果的不一致。看到的是资本主义民主选举制度的虚伪性、欺骗性。但在对这种制度的剖析中，我们也发现资本主义普选制给社会主义选举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资本主义 普选制 剖析

中图分类号 D5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05-0117-03

普选制被当作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设计中的得意之作，被吹捧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橱窗，下面就让我们来推开这扇窗，看看里面的究竟。

一、普选制的内涵

所谓普选制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用所谓普遍、平等和秘密的原则，选举产生议会和国家元首的一种选举制度。普遍指的是每个拥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公民，都拥有选举与被选举权。普遍选举权的确立经历了从限制选举到普遍选举的发展过程，这项原则在实践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最大，所费的时间最长。所谓普遍是相对有限或限制而言的。普选权的实现曾经受到过财产、性别、教育、种族的限制。它经历了从严格限制到逐步限制到普遍拥有这样三个阶段。西方国家普选权的实现，经过二百年左右的时间，直到二战后才逐步在各国实现。也就是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选举权的获得要受到诸多限制。如财产限制——即公民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土地或其他财产，或能交纳一定的税款，才可享受选举权。如：1711年英国法律规定，议会会员要有很高的财产资格，选民必须是纳税人。这就使得在当时的英国拥有选举权的人只占成年男子的5%。例如美国至今仍然有一些州规定“乞丐流浪汉”及“受济贫院抚养的人”无选举权，法国和比利时也规定无偿还能力的破产者没有选举权。性别限制——这个主要是针对女性而言，女性往往被看作是“生性脆弱，不懂公务”，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这种限制一直到19世纪中期。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相关法律中规定允许妇女享有选举权。率先冲破这一束缚的是新西兰，之后，英、美、法、西班牙、日先后取消了对妇女选举权的限制。教育程度——例如美国南方的一些州直到1970年还坚持一种名为“知识测验”的做法，剥夺黑人文盲的选举权。种族限制——美国利用所谓的“祖父条款”，否定黑人的选举权。在南非直到1989年以后黑人才有选举权。直接

选举原则——直接选举原则是指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议会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直接选举原则中的“直接”蕴含两层含义：一是选民直接选举候选人。例如美国由选民在初选中提名候选人已成为州一级的选举方式。二是强调在整个选举过程中，选民的亲身直接参与，无任何委托性。直接选举比间接选举更具有民主性，它能减少中间环节过多、不能充分表达民意、甚至扭曲民意的缺陷，较为有效地避免社会强势集团操纵选举的企图。秘密投票原则——秘密投票原则是指选民在选举过程中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秘密投票是对公开投票制的改进，资本主义初期西方国家实行公开投票制，在公开的条件下以举手表决、欢呼表决、双记名表决等公开的方式进行选举。这种公开投票的方式严重干扰了选举活动自由公正的进行。因此遭到反对。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各国普遍确立了“秘密”投票制。其意义在于，较为充分地保障了选民独立自主的权利不受外部干扰和压制，保障了选民的个人隐私权，使选举成为选民的自由选择，较好地保障了选民的政治自由。这一原则的确立，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胁迫、贿选等不法行为的发生。

二、对普选制的评价

(一)资本主义普选制是政治制度文明的体现，是历史的进步

资本主义选举制度是“主权在民”的原则的体现，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同封建专制制度长期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普选制相对于封建的世袭制、终身制、委任制来说，无疑是一大历史的进步。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在自由、平等的口号下提出普及选举权，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的要求，对于团结群众、进行推翻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促进新的先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选举制度的

* 作者简介 张义桂 军事经济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逐步完善,普选制度的原则也逐步得到落实,客观上使选举权不断扩大,使公民政治参与度提高。在美国无论是各政党的各级干部,还是政府的各级公职人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民选产生的。据统计每年大约要举行十几万次大大小小的选举,有将近100万个职位的人选要通过选举来确定。也就是说政权机关多由选举产生,经过选举产生成为国家政权得到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二)资本主义普选制是有缺陷的民主制度

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第16期)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难道真的是“全民的”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难道真的是人类所能探索到的、最完美、从而达到历史终结程度的民主制度吗?非也!

1.资本主义的普选制度是金钱操纵下的民主

资本主义选举制的最突出特点是“金权政治”。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众议院前议长杰斯·让鲁的话说:“金钱是政治活动的母乳”。美日有人称这种选举“金权选举”即金钱与权力的交易。日本有“十当七落”的说法,即10亿日元当选,7亿日元落选。1972年尼克松在竞选中,除了美国东部著名的洛克菲勒、梅隆、福特、斯通等大财团捐款外,还有如下富翁:米利肯(纺织业主)捐款36.3万美元;邓肯(石油和房地产主)捐款30.5万美元;舒尔曼(混合集团企业主)捐款26.2万美元;休斯(赌场主)捐款25万美元;哈特(工艺企业家)捐款22.4万美元,等等。尼克松在这一竞选活动中,一共开支6140万美元,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些富翁提供的捐款,这些富翁的捐款也是在作一种“投资”,如同他们投资于银行和工商业一样,目的是为了赢利。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联合牛奶生产公司,1970年给尼克松送了1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条件是要求总统压缩牛奶进口数额,总统照办了。1971年这家公司又把200多万美元捐赠给总统,交换条件是,要总统运用手中权力批准这个组织提高牛奶销售价格,这笔生意也成交了。正如尼克松的财务委员会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也必须尽力帮助我们工商界的董事长们,解决他们的业务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单行道’。”

除了金钱交易外,还有政治上的交易。美国前国务卿鲍尔斯说:“按照传统,执政党总是把美国许多驻外使团的大使职位,当作政治奖品来酬谢在竞选活动中最慷慨的捐献者。”例如:1953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为了酬谢一位曾经捐款20万美元的胸罩厂老板,就委任他为斯里兰卡大使。这位老板走马上任时,竟连斯里兰卡总统的名字也叫不上来。1972年竞选,法卡斯提供了20万美元的捐款,随后就被任命为卢森堡大使。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后,先后派出了119名驻外使节,其中有41%的人对外交业务一窍不通。如驻英大使原来是一家发蜡公司的老板,驻芬兰大使原是一个种土豆的农场主,他们都是因助选有功,而捞到大使的肥缺的。

2.法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资产阶级选举制在法律上、形式上似乎人人平等,但现

实社会中财富的不平等决定了人们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决定了实际享受的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有钱人出席各种有政治人物出没的活动,通过向政治人物捐款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而穷人为生计奔波,根本无心于政治。

3.资本主义民主在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彻底的

男女之间、民族、种族之间还存在广泛的不平等。资产阶级的法律,一方面宣布公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另一方面又规定了种种限制和各种例外。如:美国宪法规定年龄未满25周岁,为美国公民未满7年,当选时不是被选出州的居民者,不得当选美国众议员,年龄未满30周岁,为美国公民未满9年,当选时不是被选出州的居民者,不得当选为美国参议员。美33个州规定了居住期限限制,一般在本州居住不满1年不得参加选举,到处搬家的是劳动者,为寻找工作四处奔忙。美22个州规定了文化程度限制,选民必须能够使用英语阅读和书写。这样许多非英语国家的移民被排斥在选举之外。美国许多州还规定未缴纳普通税金者不得参加选举,不缴纳选举人口税者不得参加选举,把穷人排斥在外。

英国广播公司(BBC)2004年9月22日报道说,在选举期间,经常有人向黑人选民散发传单诈称:凡欠付电费、房费、停车罚单的人将在投票站外遭到逮捕,以此恐吓黑人选民。在有的投票站外,有人假扮便衣警察,要求选民出示证件,而由于能拿出带照片证件的黑人还不到白人的五分之一,许多黑人选民因此被拒之门外。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规定服过刑的人员无投票权的国家。这使得500万服过刑的人员和13%的男性黑人丧失了投票权。

据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2007年12月公布的统计,到2006年底,在美国各州和联邦监狱服刑的犯人中,黑人达56万多,占总数的37.5%,西班牙裔和拉丁裔30.8万人,占20.5%,其中黑人男子在押犯的比率高达每10万人口3042人,是美国总人口在押犯比率(每10万人口501人)的6倍多,西班牙裔男子在押犯的比率也高达每10万人口1261人。据统计,美国30至34岁的黑人男子中,8%的人被关押在监狱,而同年龄群的白人男子在押犯的比率只有1.2%。

4.资本主义的普选制不能阻止资产阶级的个人专权和集权,不能阻止权力被滥用。

伊拉克战争最大的警示在于:一个民选政府竟肆无忌惮地制造假情报,然后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谋求小集团的私利,让美国人们承受生命财产的巨大代价和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而且美式腐败的特色是官员为选票而向本地选民施惠,而不管这些钱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不是用在了刀刃上。在美国政治语言中,“猪肉”代表着施惠性质的拨款。“earmark”——特殊专款,如果直译,就是“耳朵上的记号”,意思是指国会议员各自根据其选区或者集团需要,插入预算报告中的“项目专款”。例如2004年11月17日,国会的拨款委员会审核批准了一项“外交行动预算草案”,但接下来的72小时里,也就是草案提交国会批准之前,各路议员纷纷出马,加入了数千个earmark,总额达160亿美元。显然国会议员不可能在三天之内阅读分析这些“记号”,因此这

些议案往往得以顺利通过。因此 earmark 成为议员笼络人心、争取选票的重要手段。议员们纷纷追逐自己的选区利益(集团利益),难免使有限的公共资金流到无足轻重的地方。也就是用公共资金搞“政绩”,从而拉选民争捐款。例如,最有名的一个案例是阿拉斯加州两个议员极力推动一个两亿两千多万美元的“特殊专款”,要给一个只有 50 个人的孤岛造一座桥,这事成了笑谈,被称为史上最奢侈的桥,哪儿都不到的桥。而且各种调查表明 earmark 的现象近年来在美国议会中剧增。根据一个叫“公民抵制政府浪费”组织的数据,1995 年国会里只有 1439 起 earmark,到了 2005 年,已经窜到 13997 起。earmark 现象的存在,产生了专业化的游说集团甚至可以凭其与国会的关系建立“猪肉”市场,“拍卖”其政治资源,所以在选取利益、游说集团与议员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三角关系。有人说:“earmark”成了游说集团的“自动取款机”。Earmark 现象的大量存在,民主决策是不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做到局部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Earmark 算不算腐败,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到底代表了谁?是仅仅代表那些选举了他的人,还是整个公共利益?如果公共利益是其核心,那么民主的要害不仅仅在其“代表性”上。

5. 普选制度不能阻止家族统治

大家知道政党政治取代传统的家族世袭政治是历史的进步。但是普选制度依然使我们看到了家族政治的阴影。民主参政摆脱不了人脉关系的束缚,民主政治抹不去家族政治的烙印。例如,美国历史上产生过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希拉里制造克林顿家族没有成功。汉密尔顿·菲什二世、汉密尔顿·菲什三世、汉密尔顿·菲什四世当选国会议员是有原因的,而原因之一便是其祖辈汉密尔顿·菲什一世,他曾先后担任过美国众议员、纽约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新泽西州的弗里海森家族有 6 人进入国会(4 名参议员、2 名众议员)在国会中的家族:戈尔家族、穆尔科斯基家族、洛克菲勒家族、贝克家族、多尔家族、博诺家族、米克斯家族。截至 1966 年时,有 700 个家族产生了 2 名以上的国会议员,也就是说,美国国会议员的 17%来自这些家族。当今有 10%的国会议员有一位亲戚在众议院或参议院任职。(摘自威廉·布恩《家族权力》,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 2008 年 2 月 4 日)

三、借鉴与启示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能凭空建立起来,它必须在继承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治理国家的知识、经验、技巧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民主传统基础比较薄弱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的选举制度,也必须有选择地借鉴资本主义选举制度建设的经验。

资本主义民主选举制度由限制选举制到普选制、由不平等选举到平等选举,由间接选举制到直接选举制,由公开投票、强制投票到秘密投票、自由投票的实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选举机制,整个选举制度的发展日益走向法制

化、规范化。为我们发展选举制度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的是它们的民主参与机制、竞选机制与纠错机制。

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政治。资本主义民主就是由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管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的事物,以维护资本的统治,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资本主义的普选制,正是适合资产阶级借以实现其民主的较好的制度,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最有欺骗性的、设计最巧妙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民主绝不适应社会主义土壤。资本主义民主实质上只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享有的民主,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则是专政、暴政,是血与火。我们十分遗憾地看到,迄今在发达国家的旗帜一面写着诱人的民主、自由、博爱,另一面却沾满了侵略的鲜血。民主、自由、博爱,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作侵略的工具。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伴随发达国家对外推行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过程,是多少国家的主权的丧失、领土被占领和被分割,是多少民族和国家的人民被屠杀。2005 年 5 月,布什在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的一次午餐会上说,该所“成立 20 年来,一直站在 100 多个国家民主改革的最前沿”,“近 18 个月来,我们成为‘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紫色革命’、‘郁金香革命’和‘雪花革命’的见证人”,“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在高加索、中亚和大中东地区,人们希望变革,这种变革已为时不远”。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在牛津大学发表题为《民主责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他认为,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辩论“给关于在全世界促进民主的辩论蒙上了阴影。我知道,人们对于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存有疑虑,对于已经犯下的错误深感不安”。但他又说:“我的请求是,不要让在两场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遮掩了支持民主运动方面我们的国家利益。”

他发出警告:民主的传播远未得到保证,新千年开始以来,“民主的前进陷入了停顿……新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都在努力扎根”。“冷战结束后,人们情不自禁地相信‘历史的终结’。现在,随着中国取得经济成就,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民主的前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从上面的表白中,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输出的目的已昭然若揭。

因此,我们时刻也不能放松警惕,警惕一小撮激进分子盲目迷信西方的民主政治,叫嚣要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和普选制度,我们要坚决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

参考文献:

- [1] 当代资本主义——剖析与借鉴[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 [2] 徐育苗.中外政治制度比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3] 刘瑜.民主的细节[M].上海三联书店,2009.